



## 軍事國防

# 從華美情報共享歷程反思對國家安全之影響

空軍中校 藍碧玲、助理教授 黃基禎

提

要

未來的戰爭新形態將以情報作為戰場核心，情報戰雖然不是唯一的制敵手段，卻是必要且重要的作戰模式，具有效遏制對手的戰略能力。臺灣在軍事上對遠東地區的安全具有極佳地緣戰略價值，從臺海兩岸戰雲密布的年代裡，國軍許多的特種任務與單位就在這窘困的情況下與美方應然而生。

面對在這極具挑戰的國際情勢以及中國大陸強權排擠下，縱使如美國這樣大國，在為維護其自身國家安全與利益時，仍然是需要依賴他國與其情報共享的。準此，我國現階段除強力對外爭取話語發言權，並積極的投(購)入高科技情報偵蒐與國防自主能力，提升我國戰場情報及武器裝備自製效能外；另，可多鼓勵我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積極參與各種重要議題及工作等，以深化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日益重要之角色及地位，發揮無法被取代之功能，以扭轉國際社會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永續盟邦存在價值。

關鍵詞：相互依賴、情報共享、全球化、國家安全

## 壹、前言

一段曾被中華民國空軍與美軍列為「最高軍事機密」的歷史，這段歷史的任務飛行人員，只是為了實現時任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反攻大夢，他們的人生際遇竟成了



歷史洪流下的犧牲者；而中華民國政府和美國的合作，在美國轉向北京當局後，宣告終止。

我中華民國於轉進臺灣地區後，因希冀透過與美國情報交流與合作的模式，與美加深雙方政治關係及軍事援助以協助我國建軍備戰。雙方在互蒙其利的條件下，開啟了利用情報交流與合作的序幕；因此，引發筆者欲從當時華美雙方情報交流與共享歷程下，利用空軍「黑貓」與「黑蝙蝠」中隊執行空中偵察合作的肇始，探究在此互動的基礎上，雙方情報共享交流與合作發展的歷史意義，並延伸探討華美斷交及我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雙方在缺乏外交關係的現實下，應如何再次透過情報交流與合作等模式，持續建立多重非正式的政府間接觸模式，維護雙方國家安全及利益。

## 貳、華美情報共享歷程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隔年(1946年)，由共產主義毛澤東所領導之中國共產黨，與時任總統蔣中正先生領導之國民黨政權，在廣大的中國大陸領土上爆發了內戰。1949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失去整個中國大陸領土轉進至臺灣地區。這個時期美國與我中華民國關係是處於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僭政成為中國地區唯一的合法政府，在國際法上，中華民國已經失去法人地位。甚至於1971年連聯合國常務理事的席次，也被取而代之，直至華美斷交、「中」美同時建交後。<sup>【註1】</sup>這40多年的歲月，華美兩國雙方始終在冷熱交織、浮沉不定的互動關係中流轉。即便時至今日，華美兩國雙方關係仍然處於「矛盾情結」(Ambivalent)狀態中。<sup>【註2】</sup>

1950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不擬使用武力來干預中華民國局勢，亦不準備採取任何會讓美國捲入中國內戰的途徑，欲讓在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有自生自滅之意。半年後(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才改變對中華民國的態度，導致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宣布臺海中立化，並派遣第七艦隊航母戰鬥群進駐，協助及解救了當時風雨飄搖的中華民國轉危為安。與此同時，毛澤東領導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亦與蘇聯成為了盟友；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美國仍保持著良好的關係。<sup>【註3】</sup>

註1 林志昇，《臺美關係關鍵報告：讓臺灣定位回到歷史原點》(臺北市：五餅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10月)，頁9。

註2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不確定的友情：臺灣、香港與美國，1945至1992》(臺北縣：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12。



一直到了1953年韓戰結束後，東西方進入冷戰時期，中國大陸仍為美國最大的威脅以及潛在的假想敵，有關中國大陸的情報，特別是沿海地區空防部署狀況極需探悉及掌握重點。<sup>【註4】</sup>而當時轉進到臺灣地區的國民政府，亦同樣極需美軍援助，為了維繫華美兩國之間的關係，此時美國情報部門—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與我國達成了交換情報的協議，使臺灣地區成為蒐集中國大陸情報的一個重要基地。<sup>【註5】</sup>

另外由於當時中國大陸對外採取完全封閉策略。因此，美國亦期望以協助中華民國瞭解大陸當面的敵情作為交換的條件。<sup>【註6】</sup>於是，在1953年到1963年10年間，美國提供了B-17、B-24、B-25及P2V等偵察機種給中華民國，使中華民國空軍成立了第34(黑蝙蝠)中隊負責低空電子偵察任務，和第35(黑貓)偵察中隊負責高空攝影任務。同時美國國家安全局在臺灣地區建造了一批電子監視設施，一方面由我飛行員多次駕駛偵察機到中國大陸沿海做低空飛行，記錄和掌握中國大陸雷達、武器系統發出的電波信號；另一方面再由我方派遣特工人員去炸毀甚至破壞中國大陸的關鍵設施。<sup>【註7】</sup>這即雙方共享情報、交換與合作的開端。

二戰結束後迄1949年，我中華民國雖然經歷了「臺灣地位未定論」、「聯合國託管臺灣」、「中美關係白皮書」、「拋出袖手旁觀政策」、「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發表不干涉臺灣問題聲明」等華美雙方互不信任時期，但一直到韓戰爆發，堅決反共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有了新的利用價值，美國才對我中華民國的政策有了重大的變化。<sup>【註8】</sup>在這種冷戰思維的指導下，美國對臺灣地區戰略地位評價自然提高，軍事利用價值亦相對被提升。<sup>【註9】</sup>

後來經過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深入討論後，一致認為：「由於臺灣地區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如果臺灣地區落入不友好的政府手中，對美國在該地區將造成不利己方戰略後果，中央情報局不但同意聯合參謀首長的觀點，同時還強調臺灣地區在軍事上對遠東的戰略及在阻止蘇聯向該地區的擴展上均具極大的重要性。」<sup>【註10】</sup>另外，為使中華民國不落入中國大陸共產黨手中，美國國安會決議：「支持由

註3 傅中，《飛虎、黑蝙蝠及黑貓》(臺北市：知兵堂，2013年)，頁9。

註4 翁台生，《CIA在臺活動秘辛—西方公司的故事》(臺北市：聯合報社，1994年)，頁109-111。

註5 因為臺灣地區在大陸沿海擁有最佳地緣戰略位置，監聽及辨識中國大陸的通訊電子信號，成為美國所需重要情報來源。

註6 鄧克雄主編，《美軍顧問團在臺工作口述歷史》(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年)，頁212。

註7 唐耐心，《不確定的友情：臺灣、香港與美國，1945至1992》，頁130。

註8 因為韓戰爆發後，美國政府出於現實主義的需要而改變政策，採取公開支持我國民政府的重大轉變。

註9 高群服，《臺灣秘密檔案解密》(新北市：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頁264。

註10 高群服，《臺灣秘密檔案解密》，頁131。



當地非共產主義的中國人控制臺灣地區。並儘可能運用美國的影響力，勸阻將臺灣地區作為尚存政府人員的難民落腳地。」並在建議中強調：「當中國情況發展到某種程度，使我們知道在臺灣地區應與哪一個執政的團體接觸時，則美國應尋求支持及發展一個非共產的中國政權，這個政權至少可能在臺灣成為一良好的政府。」<sup>【註11】</sup>。

於是冷戰時期，華美兩國政府都想知道在中國大陸與蘇聯武器設備進展的情況，因此展開雙方情報合作契機之緣起；而當時空軍第34「黑蝙蝠」中隊及第35「黑貓」中隊所運用之戰機，即為1942年底由杜立德(Jimmy Doolittle)率軍轟炸東京後，回到美國向羅斯福總統及馬歇爾將軍建議，協助中華民國所成立的約100架B-25及B-24轟炸機大隊。<sup>【註12】</sup>基此，自1950至1965年期間是華美合作最為密切的時期，軍事關係即重要且長久。<sup>【註13】</sup>

事實上，1950年代末期我情報單位對於中國大陸政經動態以及西藏情勢的情報蒐集能力，深受歐美情報單位重視。<sup>【註14】</sup>然，華美兩國斷交這40餘年來，雙邊軍事關係發展的基礎即是美國在海峽兩岸的歷史糾葛與矛盾之間，透過了軍事援助、軍事協防、軍售、軍事技術合作、軍事情報合作、軍事外交等一系列方式，在軍事上全面支持我中華民國，以抵抗中國大陸，同時亦實現其亞太戰略和在臺灣地區這重要戰略地位的利益；而我方則透過加強與美方的軍事關係，實現臺灣地區的軍事戰略目標的重要性。

綜上述可觀之，華美斷交當時雙方情報共享起始於單方面，非以追逐情報而共享的獲得為主，而是以兩國各自的國家利益才自願的在情報上合作。準此，就筆者觀察，美國自韓戰結束後，美國亟需要世界各盟邦共享相關情資，以抑制國際共產主義對其構成威脅，及防止共產主義赤化東南亞地區；故可看出，縱使如美國這樣大國，在為維護其自身國家安全與利益時，仍然是需要依賴他國與其情報共享的。

### 參、以第34「黑蝙蝠」中隊案例探討

註11 高群服，《臺灣秘密檔案解密》，頁132。

註12 這批B-24及B-25戰機飛行員都曾赴美國受訓，將飛機飛回中國大陸。這個隊伍編號為中華民國空軍第8大隊。第8大隊自1949年移防臺灣地區後，直至1953年改編號為第34偵察中隊及第35偵察中隊。此兩中隊，在當時由中華民國派遣空軍飛行員，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設備進行交流合作。由於「冷戰」期間，這一段高度機密之軍事行動達10年之久，一直到30年後2006年，此段中華民國曾與美國情報合作之故事才得以解密。傅中，《飛虎、黑蝙蝠及黑貓》，頁10。

註13 因為美國下定決心，不讓在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落入蘇聯，或任何一個與蘇聯結盟或者受蘇聯控制的共產國家手中，美國要保留臺灣地區作為其有朝一日可能使用的作戰前進基地。唐耐心，《不確定的友情：臺灣、香港與美國，1945至1992》，頁126。

註14 翁台生，《CIA在臺活動秘辛：西方公司的故事》，（臺北市：聯經出版事公司，1994年），頁96、108。



在臺海兩岸戰雲密布的年代裡，國軍一方面要保衛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的安全，一方面亦須尋求反攻大陸的契機，許多的特種任務單位就在此窘困的情況下應然而生。【註15】1958年，「空軍第34中隊」此一特種任務小組正式成立。空軍第34中隊所執行任務的機種有B17、P2V型偵察機，專門自臺灣地區起飛，以500呎不到之高度進入中國大陸收集導航電波、雷達電波以及軍事通訊電波等電訊資料。【註16】空軍第34隊從事特種任務期間，不論初期的臺海地區的偵巡、中期的敵後電子反制、偵查、空投，以及後期的越南南星任務，都極具高危險性，所處的環境亦是十分險惡。在任務期間，殉職罹難者共計147人，為我國空軍犧牲最多的一支特種部隊。【註17】

第34中隊駐地為新竹基地，由於這個中隊任務特殊及高度保密性質，不受空軍新竹聯隊長或大隊長管轄，而直接接受空軍總部情報署直接隸屬指揮。【註18】為了保密，第34中隊對外聲稱是夜間飛去大陸空投傳單，事實上第34中隊出任務時，在中國大陸也的確經常投送傳單，但主要任務是收集通訊電子方面之情報。【註19】且當時，新竹基地內或基地外的人均認為它是一個空投大陸傳單之專門中隊，此高度機密中隊之隊員，均早已被命令連回到家中對家人及妻子都不能透露此中隊的任務到底為何？【註20】可見其當時任務機敏程度與每一個隊員所承受之極高壓力。

另，由於偵察機進入中國大陸都是以低空300英呎至500英呎之高度飛行，【註21】這樣的高度，中國大陸雷達看不到，就連高射砲也來不及打。任務出發時間多選擇良好天氣，晚上7-8點天暗有月亮照明之下的條件，天亮以前返回基地，出任務有如蝙蝠，天黑出動，天亮以前回巢。因為晝伏夜出的習性下與蝙蝠相同，於是該隊就以「黑蝙蝠」中隊命名。【註22】

黑蝙蝠任務人員每次執行任務必須了解航線內天氣、地形、風速、風向與敵火力威脅等資料，並在完成一趟任務落地後，必須將經驗100%完整紀錄，俾利下一

---

註15 郭冠霖主編，《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臺北市：史政編譯室，2004年），頁1。

註16 傅中，《飛虎、黑蝙蝠及黑貓》，頁10。

註17 郭冠霖主編，《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頁1。該書紀錄殉職罹難者共148人。但依據衣復恩將軍《我的回憶》（第二版），頁186，其敘明之殉職罹難者人數為147位弟兄。本文係以衣將軍所提殉職罹難人數為參據。

註18 郭冠霖主編，《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頁124。

註19 傅中，《飛虎、黑蝙蝠及黑貓》，頁117-119。

註20 傅中，《飛虎、黑蝙蝠及黑貓》，頁125。

註21 偵察機執行任務通常需要3名駕駛、2-3名導航官、2-3名電子官、機械官、通訊官及數位士官，總數通常在10-14名人員。

註22 傅中，《飛虎、黑蝙蝠及黑貓》，頁125。



隊出任任務小組參用。而任務完成安全返回基地，在防禦報告清單裡面必須逐一列出下列事項：

**表1 任務飛航防禦報告事項清單**

| 項 目      | 內 容                                   |
|----------|---------------------------------------|
| 航線資料     | 此航線之地形、地勢及山坡之高度。                      |
| 氣象資料     | 包括當天風向、天氣、陰雨、雲層經常出現之形狀高度以及能見度。        |
| 任務相關資料   | 該次任務自出發，經過之航線、空運、低速轉彎、爬升變化以及經過等資料。    |
| 敵情資料     | 在該處任務中，敵人起飛攔截之經過、敵人之機型及攻擊方式。          |
| 在電子方面    | 敵機進入攻擊時，電子通訊之位置、頻道、敵機與敵機間的通話錄音、頻道及位置。 |
| 敵情通訊     | 敵人在電子通訊中，空對空、空對地之通話、指揮方式、通訊之錄音以及對話錄音。 |
| 敵情地面防禦通訊 | 在任務中，敵人地面探照燈及地面對空之火力的位置等等。            |
| 敵人雷達     | 在任務中測試敵人雷達位置，及投擲錫片(干擾絲)後，敵人雷達之反應。     |

參考資料：本表參照傅中，《飛虎、黑蝙蝠及黑貓》（臺北市：知兵堂，2013年），頁126，由作者自繪而成。

總之，黑蝙蝠中隊的任務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每趟任務出去，都有如魚餌般的自殺式之苦肉計，用14條人命故意誘敵自空中攻擊及地面空襲，以識別及換取通訊電子之重要情報。即如筆者於2014年10月7日訪談曾在黑蝙蝠中隊擔任偵察機上電子反制官的李崇善先生，他回憶說：「**在那個時代，對華美雙方而言，欲瞭解中國大陸最好的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對大陸地區做電子偵測，當時這樣共同組成的合作方式確實是最佳方式。**」。美國中央情報局設定的「投石問路」偵測航程的跡象甚明，所經之處皆是中國大陸重要軍事基地，空防系統嚴密與危險自不待言。

1964年3月，華美雙方開始執行「南星計畫」<sup>【註23】</sup>，派遣人員及偵察機進駐越南。1966年5月新竹基地接收全新的P3A機二架，加強對大陸地區沿海偵察任務，但因該機上部分電子設備無法運作，僅能做沿海偵巡任務，故不再進入中國大陸內陸。嗣後，復因人造衛星科技之發明，美國認為已沒有必要再花費這麼大之人命代價去冒險取得電子訊號，因此黑蝙蝠偵察中隊於1967年停止作業。不過在這數年中，美國與中華民國兩國之合作甚為融洽，任務共有838次之多，有許多成功之案例。<sup>【註24】</sup>1969年8月美方為偵測及蒐集當時中國大陸剛開始製造及試驗的核彈資料

註23 南星計畫：1964年3月中華民國政府支援美軍駐越南特種部隊，華美雙方開始進行此計劃，接收C-123型機5架，長期駐守越南，對北越執行空降、空投特種作戰以及人員、物資運補任務。直至1972年3月，因美軍已經逐漸退出越南戰場，我空軍第34中隊全員及全裝開始由越南飛回新竹基地。參考郭冠霖主編，《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頁4。

註24 傅中，《飛虎、黑蝙蝠及黑貓》，頁134。



，遂與我方再進行「奇龍計畫」<sup>【註25】</sup>及「金鞭計畫」<sup>【註26】</sup>，後因美軍撤出越南戰場，計畫遂行終止。<sup>【註27】</sup>

綜上，在黑蝙蝠的故事中，承如訪談黑蝙蝠中隊李崇善先生對當時代華美以空中偵察合作作為情報交流與合作機制的方式可行性看法，其所述：「當時的情況，我方欲反共大陸，而美方欲扮演世界老大哥，圍堵共產主義擴展，所以雙方共同組成了空中偵察合作，對中國大陸地區執行電子偵測，就雙方合作而言，各自均有所獲。」。據此可看出，當時華美雙方為了各自的國家安全與利益，的確在情報作業上進行交流、合作與共享。

## 肆、以第35「黑貓」中隊案例探討

1947年前後，全世界分為二大陣營，一是蘇聯、東德、北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體的一個共產陣營。二為美國、西德、南韓與中華民國為另一個主體的民主自由陣營，此時期被稱為「冷戰時期」(Cold War)。<sup>【註28】</sup>在當時並無人造衛星可執行高空偵照之發明，對於高空及低空偵察，非得派人飛到敵營現場攝影才能取得資料。而轉進臺灣地區後的國民政府，此時因軍事環境與武器裝備之限制，無法獲得解放軍在軍事方面的最新情報，繼而影響國軍作戰演訓之實施。

且1950年代後，時值中國共產黨政權僭政不久，美國因將全力用於防堵蘇聯共產主義擴張，對於中國大陸核子彈等武器基地在中國大陸的西邊—新疆地區開始發展無法掌握，同時對中國大陸戰略構想完全沒有依據；於是美中央情報局亟欲探知中國大陸的武器發展，而我國當時亦積極從事建軍備戰，俾能確保臺海和平的情況下，在當時因為中華民國一直主張中國大陸是其領土，所以飛越領土上空，一點也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顧慮。而美國自己為避免國際紛爭，所以希望能與我中華民國空軍合作，於是雙方協議簽訂了密約「快刀計畫(Project RAZOR)」。<sup>【註29】</sup>

註25 奇龍計畫：1969年為偵測及蒐集當中國大陸剛開始製造及試爆的核子彈資料，遂與我方合作，由我方空軍第34中隊人員利用美方提供之C-130E運輸機，裝備最新電子裝備，由泰國起飛，經緬甸、雲南、西康、青海到達甘肅馬鬃山雙城子一帶，空投兩組曬子偵測儀，以獲知中國大陸發展飛彈及試爆情況，1970年因美國已發射人造衛星，可對核子試爆做更精確的偵測，所以此案因而停止。參考郭冠霖主編，《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頁4-5。

註26 金鞭計畫：目的是在執行泰、寮邊境空投補給品及特種作戰任務，用以控制胡志明小徑。參考郭冠霖主編，《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頁5。

註27 郭冠霖主編，《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頁4-5。

註28 傅中，《飛虎、黑蝙蝠及黑貓》，頁117。

註29 快刀計畫(Project RAZOR)：1960年春，美方工作小組來臺勘查U-2機作業機場，並選定隱密性較佳之桃園基地，該基地因地理上接近臺北，在聯絡、任務協調、維修及後勤支援上均較為方便。經由多次高層聯繫及文件往



華美兩國雙方政府基於共同利益，提出合作的契機，且囿於當時欲偵察之地區尚無法用一般短程偵察機可抵達，於是1958年12月28日，美方空軍向其參謀首長聯席會提案，讓我國由原來的RB-57換裝為新型的「U-2」高空偵察機，【註30】依美方戰略空軍司令部規劃U-2高空偵察機在遠東地區部署，並由我方提供飛行員及基地，自臺灣地區飛往新疆，在高度70,000英呎處（比一般的民航機35,000英呎高過二倍）執行高空偵照蒐集任務，俾利執行華美雙方對中國大陸進行空中照相偵察的任務。【註31】換句話說，即是深入中國大陸偵測核子試場、飛彈發射與重要軍事部署的各種情資蒐集方案。【註32】

快刀計畫—美方選定桃園基地，派遣48名工作人員進駐，雙方在中國大陸高空偵察任務上密切的合作於焉產生。全案作戰指揮重點摘要如下：【註33】

- 偵察目標由雙方同意後決定。任何一方依據需求提出之目標，送交華府美方總部審定，再送中華民國審查後，作最後決定。
- 雙方決定目標後，由美方負責規劃作戰任務，並由中華民國同意後執行。
- 中華民國空軍負責任務提示與歸詢，美方得派員列席參加。
- 美方應協助照相技術提升照相調製能力，以確保處理時效與安全。
- 雙方共享偵照成果，照片之發佈，需經雙方同意。

民國1961年2月1日我空軍令在桃園基地成立名義為「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組」之編組，對外稱為「空軍第35中隊」，因隊徽為黑貓圖案（由隊員陳懷生設計），所以第35中隊又稱為「黑貓」中隊。【註34】它是我中華民國空軍最神秘出色的一支

---

返，決定美方負責飛機、補給、訓練及作戰業務，我方則提供基地、飛行及後勤支援人員，並將此計畫定名為「快刀計畫」（PROJECT RAZOR），此計畫最高批准為美國總統艾森豪，中華民國則為時任總統蔣中正先生。美國總統授權給中央情報局CIA負責執行，中國民國總統則授權給當時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先生親自督導與策劃。由時任總統蔣中正先生親批，並責成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署長衣復恩將軍代表我方與美方執行作戰計畫，此合作方案乃以空中偵察方式進行的。參考郭冠霖主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1-12、172。

註30 U-2飛機之設計完全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委託洛克希德公司製造，設計構想，是因蘇聯與中國大陸之米格機最多只能爬升到55,000英呎，如果U-2之巡航高度在70,000英呎以上進入蘇聯和中國大陸。洛克希德公司將這架飛機命名為「U-2」。在美國空軍中「F」代表戰鬥機，「R」代表偵察機，「U」代表「Utility」一般功能飛機。美國軍方為了保密，因此，不用「F」也不用「R」，因此，這架大鳥就被命名「U-2」。飛機出場是用太空署NASA名義對號稱為「氣象偵察機」，1960年後，當U-2C型號問世時，一般美國航空界並不知道有這麼一架偵察機，因為洛克希德公司又為U-2機取了一個代號為Dragon Lady（蛟龍夫人），此名字自1960年一直用至今日。參考傅中，《飛虎、黑蝙蝠及黑貓》，頁160。

註31 請參見附錄二。黑貓中隊蔡盛雄先生述說任務概況與經驗。

註32 衣復恩，〈了卻一樁心願〉，翁台生，《黑貓中隊》（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10年），頁（一）。

註33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臺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臺北市：新銳文創，2012年），頁48-51。

註34 黑貓圖案代表U2漆黑的機身，兩隻眼睛來標示高空攝影的敏銳。也因為取材黑貓動作敏捷神秘的特性，頗具有U-2高空偵照任務的意涵。郭冠霖主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5。



特種部隊。成立初期使用美製U-2C型高空偵察機，直到1974年後改為U-2R型高空偵察機執行高空電子偵察以及照相任務。

第35中隊當時直接隸屬空軍總司令部，以高空攝影為主之偵察隊，由盧錫良上校擔任首任隊長。<sup>【註35】</sup>1961年1月20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就職後，重申前任總統艾森豪向蘇聯所保證過的，即美國不再派人駕機深入蘇聯領空偵察。這項保證很技巧地將衛星偵測排除在外，也沒有指明美國不派飛機偵測其他共產集團國家，中國大陸自然成了下一個空中偵察的目標。

另由於在當時的時空背景，間諜衛星照相技術尚未成熟，低空偵照侷限於沿海地區，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向美方表示願意在其要求的「三點聲明」<sup>【註36】</sup>下，獨立承受萬一任務失敗的所有責任。於是1962年1月，美中央情報局U-2計畫總部決定執行編號GRC-100的「快刀計畫」首次中國大陸偵察任務。<sup>【註37】</sup>第一次任務目標是美國在1961年9月透過監聽中國大陸的電子通訊，得知雙城子飛彈試場正確位置。後來，「快刀計畫」之協定書於1963年1月25日初簽，1967年3月進行修訂。<sup>【註38】</sup>U-2偵察機任務初期任務落地後，即由美方C-130機將照相底片及錄音帶運送日本及美國本土沖印及分析。為此我方要求中央情報局撥專款購置裝備，成立照相技術中隊U-2機專用作業室，奠定現在空軍照相技術隊基礎，目標判讀及情報資料應用，促成華美兩國雙方情報合作交換核對的新契機。<sup>【註39】</sup>

1972年以後，隨著美國與中國大陸間關係的逐漸加溫，美國開始藉由監聽中國大陸官員的通話，以獲得更深入的情報，了解中國大陸內部的情勢發展。另由於快刀計畫中藉「LONG SHAFT」<sup>【註40】</sup>任務蒐集到的通訊情報全數即時送回美國本土分析，計畫協定只規範美方必須把複製的底片和照相判讀報告提供中華民國政府，加上華美兩國此時已經漸行漸遠，所以美國應該不會分享這些通訊情報的內容給我國

註35 郭冠霖主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2。

註36 三項聲明：臺北時間1962年1月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長克萊恩將甘迺迪總統批准執行快刀計畫展開行動的任務消息告知我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美方並附帶三項聲明：「一、對中國大陸高空偵照，以秘密方式進行，對外不發表消息。二、如果在高空偵照時發生事故，認為有必要對外發表聲明時，其內容必須由華、美雙方同意。三、美方對中國大陸高空偵照所發生的事故，不負任何責任，而由中華民國自行負責。」參考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臺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62。

註37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臺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62。GRC是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的縮寫指中華民國政府。

註38 郭冠霖主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2。

註39 翁台生，《黑貓中隊》，（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35。

註40 LONG SHAFT是中央情報局專門用來收集通訊情報的系統，這套系統裝設於U-2R的鼻錐整流罩內，另外在機身前段加裝了所謂的C型記錄器，主要功能是接收與記錄中國大陸的微波通信訊號。在執行LONG SHAFT任務時，U-2R通常會來回以8字型的航線飛行，讓接收天線能夠增加對準微波訊號來源的時間。參考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臺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204。



。【註41】1973年8月美國決定於一年後裁撤快刀計畫，U-2偵察機撤出臺灣地區，機隊移交美國空軍，同年11月1日中華民國空軍的氣象偵察研究組也解編，黑貓中隊正式走入歷史。【註42】

「黑貓」中隊成立的13年間(1961年2月1日至1974年11月1日)，執行了220次任務，目標遍及中國大陸30餘省，藉由高空偵照發現中國大陸各種軍事設備及基地、工業與交通設施等多項重要目標，皆為當時珍貴之重要情報資料。對於中國大陸情勢的瞭解與研判，對歐美自由世界是極為重要的情報，極具貢獻，亦在冷戰期間維持了臺海的安全。【註43】1998年9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協同其軍方召開了一場主題為「The U-2: A Revolution in Intelligence」(U-2情報蒐集的革新)研討會，主要藉此將1974年以前U-2偵察機的發展及所執行的任務予以解密，從其研討會公佈資料內容可得知：美蘇冷戰期間，U-2偵察機在蒐集情方面貢獻最大。【註44】

依上揭所述，在華美兩國仍為邦交國時，因當時中華民國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情報蒐集最重要的一環，特別是對中國大陸電子情報的蒐集，非得倚賴中華民國不可。【註45】且由於當時臺灣島上的中國人對情報解析工作的參與非常廣泛，漸漸的，美國情報機構開始信任其技術和誠信，而且中華民國對美國的幫助也很大。【註46】另在當時任職情報署長衣復恩將軍的《我的回憶》中即提到：「我方的U-2機照相，對美國竟是那麼重要。尤其在戰略上提供了美方最有利的資訊，以作為對中國大陸談判的籌碼和戰略部署的依據。」【註47】，可見華美在雙方未斷交之前情報共享情況是互動熱絡、頻繁且極為重要的。綜上，吾人可發現，這樣的情報交流與合作在對美國在亞太地區情報蒐集是非常重要的，但相較於我國當時欲積極從事建軍備戰，確保臺海和平的情況下，事實上我國依賴美國相對是比較多的，然，事實上，華美雙方在當時還是在相當程度的互賴與互信機制下進行情報共享。

---

註41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臺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210。

註42 張維斌，《快刀計畫揭密：黑貓中隊與臺美高空偵察合作內幕》，頁210-222。

註43 郭冠霖主編，《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頁116。

註44 Although the U-2 overflew the USSR only 24 times, it obtained precious data that unmasked the nature of Soviet deployments and may have saved America billions of dollars in unneeded defense expenditures. Even after the loss of Francis Gary Powers' U-2 over Russia on May 1, 1960 halted Soviet overflights, the aircraft continued to fly missions over trouble spots around the world. An improved version of the U-2 is still in production today; it remains a key intelligence collector in the US inventory.參考自(U) CIA, NRO, and Air Force Celebrate the U-2: A Revolution in Intelligence, September 28, 1998, <<http://fas.org/irp/cia/news/pr092898.html>>。(檢索日期：2015年09月18日)。

註45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159-160。

註46 翁台生，《黑貓中隊》，頁15。

註47 衣復恩，《我的回憶》(第二版)(臺北市：之青文教基金會，2011年)，頁191。



## 伍、反思華美情報共享的本質

由於軍事事務革命的興起，情報能力在軍事行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也為其重要性進一步提供了契機。<sup>【註48】</sup>而華美兩國軍事交流的本質，不僅符合雙方國家安全策略，更是雙方基於國際現實的一種政策選擇，而就雙方軍事交流的實質內容而論，其中最重要的則為兩國達成了互賴的情報合作、交流與共享。

承如訪談黑蝙蝠中隊李崇善先生對當時代華美以空中偵察合作對國家安全的影響與貢獻的看法，其所述：「對國家安全很有貢獻，我方取得美方軍事援助，以增加國軍戰力、反攻大陸的機會及國家安全；而美方則可從偵測及蒐集中國大陸製造與試爆核子彈資料及相關軍事部署，對美國全球戰略相當重要。」；然，於此處可發現，當時的華美情報交流與合作是建基在雙方各自國家的安全與利益上，而「利益」(Permanent Interests)是國際互動的原動力。<sup>【註49】</sup>在外交政策研究領域中，國家利益、對外戰略與外交決策是彼此相關且相互相影響的，可清晰界定國家利益就可直接確立國家的對外戰略，對外戰略則進而決定一國外交政策的選擇和制定。另一方面，外交決策的正確或者失誤則會直接影響一國對外戰略的實現，關係到國家利益是否能夠得到提升抑或遭到損害。<sup>【註50】</sup>

美國為講求利益的國家，在1991年美國出兵波斯灣前，老布希總統在國家安全會議中第一句話就問：「我國國家利益在那裡？」即可觀之。而反觀我中華民國呢？如果說，我們以美國當我國的保護傘、擋箭牌，那麼華美兩國之間的利益又為何？從中華民國轉進臺灣地區後，美國對我國經濟、軍事援助，有不可磨滅的價值，更對我國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功不可沒。而美國對我國國家利益概括，包含了維持國家的生存利益、維護中華民國國際人格與國家地位等。<sup>【註51】</sup>縱觀近70年來華美關係變化，我國家利益從專注於「救亡圖存」、「維繫國際地位」、「務實外交」，以至於「發展中華民國主體的外交關係」，不外乎是依靠美國強大保護傘下，力求維護國家利益。<sup>【註52】</sup>

---

註48 汪明敏，〈情報合作：美臺軍事合作要點〉，《中國評論新聞網》，2006年2月28日，〈<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45&kindid=0&docid=100103343&page=3&mdate=0228111719>〉，檢索日期：2015年09月29日。

註49 陸年安，《後冷戰時期美、中、臺戰略關係與我國家安全》（臺北縣：豐盈美術印刷有限公司，2000年），頁41。

註50 信強，〈利益、戰略及美國臺海政策的矛盾性〉，《和平與發展》，2009年第1期，2009年9月，頁21-22。

註51 余玲雅、蕭世璋，〈國家觀的動性：從臺灣與美國關係的演變我國國家觀之發展〉，發表於「臺灣民主的興起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灣諮議會，2006年10月18日），頁4。

註52 余玲雅、蕭世璋，〈國家觀的動性：從臺灣與美國關係的演變我國國家觀之發展〉，頁16。



誠如筆者於2014年10月7日訪談曾擔任黑貓中隊U-2偵察機飛行員蔡盛雄先生所言：「華美雙方各自為各自的目的進行交流與合作，我方欲獲取美方軍援反共大陸，而相對於美方卻為打敗共產主義、維護世界和諧以及自由環境為主要目標，大家都是為了百姓福祉，雙方的合作在當時代有其必要性。雙方情報交換是為了將所獲取的情資『互用』」。從上揭訪談內容可看出，當時華美雙方合作除了建構在維護世界和諧以及自由環境的需求上，還是以各自國家安全與利益為主，而在互賴機制下進行情報交流、合作與共享。

而美國在中華民國的利益、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共同利益以及臺灣區的地緣戰略  
表2 美國在中華民國的利益、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共同利益以及臺灣地區的地緣戰略價值對美國的重要性綜整表

| 項 目                | 內 容                                                                                                                                                                                                                                                                                                                                                                                                                                                                                                                                                                            |
|--------------------|--------------------------------------------------------------------------------------------------------------------------------------------------------------------------------------------------------------------------------------------------------------------------------------------------------------------------------------------------------------------------------------------------------------------------------------------------------------------------------------------------------------------------------------------------------------------------------|
| 美國在中華民國的利益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中國大陸攻臺，將造成美「中」的緊張關係與嚴重破壞雙方交流互惠活動，更會造成中國大陸與美國軍事上的對抗。</li> <li>■中國大陸攻臺，將導致東亞區域失衡與日本藉機擴軍，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結盟加強抗美，北韓趁機攻打南韓，南海也可以爭奪石油利益爆發戰端。</li> <li>■中國大陸武力犯臺，會影響到美國的經貿利益，臺灣地區四周海域受到危害，輸往日、韓的石油航道必將繞道航行，兩岸主要港口亦將封閉，各國航經臺灣海域的船隻均受危險。</li> <li>■美國原先精心設計的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定的環境，亦將造成傷害。臺灣海峽之穩定為美國國家安全目標，而臺海不穩定伴隨著不利的經濟與政治條件會產生出來。</li> <li>■中國大陸軍事攻臺，會引發臺灣宣佈獨立，會增加美國此一問題的政治壓力，造成美國對中國大陸關係上的決策困難。</li> <li>■美國會考慮在國際社會信用度的問題，跟中華民國有 50 年的關係(老友)，又有「臺灣關係法」以國內法形式，代替雙邊條約，提供中華民國防衛必需之軍事協助，保障臺海穩定。</li> <li>■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自由、民主化對美國是有利的，對中國大陸政權是有威脅的，並且有催化作用。</li> </ul> |
| 美國與中華民國共同的利益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相互間平衡的經濟利益。</li> <li>■美國與中華民國均希望中國大陸能繼續維持政經改革，以追求和平的區域政策。</li> <li>■期盼亞洲自由企業、自由貿易及民主政治更成長茁壯，才有利於地區安全與安定。</li> </ul>                                                                                                                                                                                                                                                                                                                                                                                                                    |
| 臺灣地區的地緣戰略價值對美國的重要性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臺灣地區的戰略地位重要性，可以影響臺灣海峽、巴士海峽及東南亞、中東地區；亦是控制中國大陸解放軍進入太平洋的咽喉。</li> <li>■自從美軍撤離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及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後，臺灣地區在美國軍事戰略地位提升為美國西太平洋前進基地。(不沈的航空母艦)</li> <li>■中華民國對美國盟國的重要性，美國與南韓、日本、菲律賓都有雙邊安全互惠條約，臺灣地區介於中間的戰略位置，自然形成重要性的角色。</li> <li>■中華民國國防安全的軍售利益，如美國在 1992 年同意出售 F-16 戰機，提供中華民國必須的防衛性武器需求。</li> </ul>                                                                                                                                                                                                                                               |

參考資料：本表參照陸年安，《後冷戰時期，美、中、臺戰略關係與我國國安安全》(新北市：豐盈美術印刷有限公司，2000年)，頁41-43，由作者整理自繪而成。



價值對美國的重要性綜整如左表：【註53】

但事實上，當時我中華民國派遣了最優秀的空軍飛行人員替美國作戰與蒐集情報，使美國對中國大陸軍事部署能夠瞭若指掌，並且還以美援給予我方作為回報；但承如衣復恩將軍在其回憶錄所提到：「我空軍第34中隊飛行中國大陸蒐集的情報資訊，對我國毫無攻擊能力的空軍無多大作用，但對美國而言，其重要性則非常之大。」【註54】。然而，衣將軍所云當時對中國大陸蒐集的情報資訊，對我國毫無攻擊能力的空軍無多大作用之論點就華美雙方合作的歷程而言，事實上，其中對我國國家安全的意涵吾人不可否定的是仍有其他影響與貢獻；一是如李崇善先生所云在那個時代，對華美雙方的合作，是瞭解中隊大陸最好的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並且在與美方的合作下可有助於我方取得軍事援助，增加國軍戰力、反攻大陸的機會以及保障國家安全；二是如蔡盛雄先生所云華美雙方的合作是有助於建設臺灣及反共復國，最後成為自由世界的支柱，但華美雙方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追求人民百姓福祉。

對美國來說，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美國雖成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但仍極度感到「不安全」，仍沿用冷戰思維方式分析世界形勢，認為要保住超級大國的地位，就必須阻止在世界上，特別是在亞太地區出現「地區霸權主義」。<sup>【註55】</sup>尤其是美國大多數戰略家認為最有潛力成為亞洲霸主的，即是正在崛起中的中國大陸。美國希望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但卻又不排除兩國未來可能成為長期對手的可能。因此，基於上述原因美國向中國大陸大打「臺灣牌」亦不足為奇。<sup>【註56】</sup>

另隨著馬英九總統於2008年5月開始執政後，兩岸之間的關係開始和緩，猜忌和敵意大幅降低，兩岸開始有了和平發展的新局面。兩岸首次週末包機直航以及大陸遊客來臺的實現，揭開了兩岸關係的新頁。<sup>【註57】</sup>然而，就在此時，美國政府卻發出了一系列有礙兩岸關係改善的政策訊息，面對馬政府快速向中國大陸傾斜，同年6月底美國前國務卿康都萊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受訪時亦強調，美國雖鼓勵兩岸關係，也要提醒「美國和臺灣也有關係」，顯然這樣的情況已迫使美國必須展開因應。

整理上揭資料後筆者發現，世界各國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很顯然均以國家自身利益為上。以華美兩國自1945年迄雙方斷交為止觀之，多年來，基於「維持

註53 陸年安，《後冷戰時期，美、中、臺戰略關係與我國國安安全》，頁41。

註54 郭冠霖主編，《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頁341-342。

註55 高群服，《臺灣秘密檔案解密》，頁331。

註56 高群服，《臺灣秘密檔案解密》，頁332。

註57 信強，〈利益、戰略及美國臺海政策的矛盾性〉，《和平與發展》，2009年第1期，2009年9月，頁25。



兩岸現狀」的臺海戰略，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及維護其自身利益上，一直在中國大陸與我中華民國之間搖擺不定。甚至是目前雙方互動情況，亦復如此。美國堅持兩岸差異須經由和平解決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不會介入兩岸的調停角色，亦不會逼迫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談判彼此的歧見；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維持現狀，最能保持東亞的安全與和平，亦是最符合美國的利益。【註58】

「國家利益」被視為是國家生存與國家安全最重要的核心。【註59】要如何看待與對待「崛起中的中國」或「已崛起的中國」？這都將是美國外交的重要抉擇，而臺灣問題更是美「中」關係的敏感議題。因此，我國表示，歡迎美國「向亞洲再平衡」。【註60】然，對我國而言，該如何採取平衡策略？又如何為自己量身打造一套國家戰略？我國2013年「國防報告書」也指出，為「因應世局快速變遷及中國大陸軍力日益擴張之情勢」我國軍要加速整合情報監偵力量，強化早期預警系統，與我周邊及友好國家加強情報交換，精確掌握國際軍事情勢、敵情威脅及高科技武器裝備發展等資訊，提升戰略及戰術預警能力。【註61】

冷戰結束後，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已不再侷限於狹隘的唯一軍事面向，而是廣義的包含了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資訊網路、跨國犯罪與國際恐怖活動等面向。若我國能透由非官方性質的學術、文化、經濟交流合作的契機，與世界各國進行對話、合作，以促進雙方利益或多方的瞭解、協調，則中華民國在外交上不能做的事，往往即可借助所謂的情報合作、共享與交流的管道以非公開的方式運作與推展。

### 陸、情報共享對國家安全之影響

在這邁入21世紀的全球體系發展過程中，似乎不管世界局勢如何演變，厥為人類所最關切的課題之一，仍然為「國家安全」。應如何透過情報交流與合作的手段以維護國家安全，是當今各國政策制定者所應關切和考慮的優先議題之一。冷戰結束之後，國家安全問題除傳統的政治與軍事安全領域外，範圍已廣泛的涵蓋至非傳統安全議題。而非傳統安全的威脅是一種新型式的安全威脅，它正在逐漸突出發展其勢，而且是發生在傳統軍事戰場之外的安全威脅。此時，惟有靠各國致力於全局

---

註58 陸年安，《後冷戰時期，美、中、臺戰略關係與我國國安安全》，頁43。

註59 蔡培君，〈從國家利益觀點探討美、「中」、臺戰略互動關係之研究－以2008年「入聯公投」事件為例〉（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6月），頁1。

註60 楊進添，〈對美關係現況：堅強緊密之政經及安全夥伴〉簡報檔，發表於「中國國民黨第18屆常會第135次專題」（臺北市：外交部，2012年8月29日），頁25-27。

註61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2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2013年），頁57。



之掌控，透過堅持的相互合作，以務實協商的方式去共同面對和解決，重新再以堆疊方式構築冷戰後各國之間的互信與互賴新關係，才是解決之道。

## 一、情報共享的結果將改變全球化的國際安全局勢：

觀察全球整體局勢發現，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而各種問題層出不窮，舉凡區域領土主權紛爭、海上安全問題、國際恐怖主義、氣候變遷、流行疾病等相關威脅因素，使得近來非傳統安全問題逐一浮現，對世界各國之國家安全與風險構成嚴峻的挑戰。更讓各國憂心的是，全球化的因素加速了各類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擴散與新安全威脅挑戰，國際社會關注的安全議題不再僅侷限於傳統的政治與軍事安全領域，整體範圍早已擴及至非傳統安全的領域了。

面對上述挑戰，突顯國際合作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各國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時至今日，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立應對這般的挑戰或單獨解決問題，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日益深化，只有透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與多邊合作才能實現真正的安全。據此，各國或各區域有效且真實地併肩合作、結盟與防杜疏漏，將「情報共享」作為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擴大蒐集及分享情報，始能降低危安風險的發生，改變全球安全局勢，這亦是當今時代一項刻不容緩的緊迫任務。

綜上，情報共享在錯綜複雜、變化不斷且充斥著恐怖主義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世界中，它已不僅是單一國家安全與利益為考量因素，亦非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與運用的工具。事實上，它的選擇除了競爭與合作兩種模式外，在這個世界遭受全球性安全威脅的情境的同時，它的執行方式也由相互競爭轉化為相互依賴的合作，最後我們發現，情報共享已悄悄的改變著全球化的國際安全局勢了。

## 二、互信機制下之情報共享確為國家安全的最佳基石：

經研究發現，華美之間的關係於二戰後迄今，始終存在利益衝突。雖然在情報工作領域，各國都希望擁有別人沒有的情報，但情報來源與機密資料獲得均屬不易，意圖與他國情報共享的情況益趨複雜且困難；但如能加強合作國彼此之間的互信、健全秘密保護機制，將可有助於合作關係，增加交換機密情報的機會。準此，當合作雙方缺乏互信時，則合作就會產生破局的機會，故對軍事情報交流與合作而言，互信機制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軍事互信機制即存有潛在不安之因素，為防止誤解或誤算等偶然性事故，預防不具意圖而發生武力紛爭，各國家間均以提升軍事上之透明度為手段，以杜絕軍事紛爭肇生。

而欲談論國與國之間的情報共享之前，「互信」的議題在國與國之間的情



報關係更為重要，因其牽涉到利益共享的程度，以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國與國之間情報交流與合作只有穩定增長，互信不斷擴大，互利合作日益深化，情報共享機制才能持續完善，互信的合作才能「互利共贏」。這即是古語所云「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之情境。故，互信能使兩個獨立國家因為相互信任，進而產生相互依賴，而情報共享的最佳基石既可謂之互信機制。

綜上，吾人發現世界各國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很明顯的是以維護其國家自身的利益為主，而面對今日世界上各種非傳統及非對稱的安全威脅，各國已不可能僅以自己的力量單獨面對這些安全挑戰，故各國間的情報作業還是得在互賴的基礎下與他國交流與合作。

### 三、華美夥伴關係將受中國大陸崛起浪潮衝擊：

以美國而言，中國大陸的崛起已影響其世界霸權的地位；而對中國大陸而言，美國的勢力存在於亞太地區是對中國大陸崛起之路一大絆腳石及威脅。而反觀我中華民國，中國大陸一直是我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而美「中」之間權力均勢之消長與變化，對我國家安全的影響攸關至鉅。今日的華美關係雖非邦交國，但雙方卻仍存有緊密的政治、經貿、軍事、文化、科技等非正式官方交流關係；但自「911事件」後，美國因為尋求支持共同打擊全球恐怖主義之威脅，已著手開始與中國大陸配合與合作，與我國的關係也漸漸產生漸行漸遠的模糊戰略調整。再加上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背景下，美國與亞太周邊各主要國家如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越南及澳洲等國，共同簽訂多項友好同盟合約，意圖遏制中國大陸對外發展，故其對亞太區域情報需求日益提升。

從歷次現代戰爭中可以發現，美國基於其自身利益及發展，與我國的軍事關係，勢必會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即設法幫助我國強化軍事力量，有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但前提是不會讓其自身陷入可能發生的臺海或亞太戰爭的圈套中。可見華美兩國互動狀態的「矛盾情結」，對雙方的關係影響如影隨形，且不會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對其造成的威脅而減緩，反而是美國受制於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政策，而左右著華美雙方關係的進展。

然，在現今全球各地非傳統安全／非戰爭軍事行動頻繁肇生之際，美國恐已無法獨自對付恐怖組織、自然災害與人為災難，亟需依賴類如中國大陸般的新興大國予以協助支援，致使產生美「中」亦敵亦友之微妙關係。而在對中國大陸有關各項政軍經心等情報資源的掌握而言，在亞太地區唯有我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同根同源，能夠適時藉由地緣戰略中央位置掌握、猜測與研析中國大陸解放軍各項情報訊息，這對華美情報交流的互動關係中佔有絕佳優勢之地位



，亦非其他各國可與之比擬甚至取代。現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崛起，美「中」競爭的關係將逐漸淡化而改變共同對抗天災人禍之威脅，無疑將衝擊華美戰略夥伴關係，稀釋原有情報共享交流的互動情誼，深值吾輩覺醒與改革。

## 柒、研究與建議(代結論)

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日，每個國家間免不了都必須與其他國家產生關係並建立聯繫管道，絕對不可能完全的孤立及與世隔絕，這樣一個全球化的世代，正如翁明賢教授曾述：「國與國之間彼此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相互威脅』的弔詭辯證關係。」<sup>【註62】</sup>。然而，我國能有多少選擇，能夠選擇的又是甚麼？我中華民國要如何應對？其實這個問題不會有標準答案，因為關鍵點還是在我們自己的立場，尤其是華美間的關係、中華民國政權的定位以及兩岸關係的發展這些問題上，吾人殊值審慎思考。

本研究雖以華美的情報交流歷程為主，但華美自斷交後雙方在有關軍事交流事務上實為一敏感的議題，且現實國際外交舞台不斷演變，所探討的層面實無法面面俱到，而根據研究過程所思所感，提出以下幾項未來相關研究的可行方向與建議：

### 一、調整我國的戰略價值，提高與他國互信和互賴的情報共享：

從研究中發現華美雙方在情報共享上，雖然有達到交流的作用，但一切的交流與合作都只是國家間為獲得自身國家利益使然。而當時我空軍在沒有其他選擇途徑情況下，犧牲了那麼多最優秀飛行人員，替美國作戰與蒐集情報，使美國對中國大陸軍事部署能夠瞭若指掌，我方雖獲得了美援作為回報，但所獲得的情資卻如衣復恩將軍所云：「對沒有反攻大陸能力的我中華民國沒有任何意義。」，且雙方當時情報交流的互賴共享並不對等，更不是架構在互信的機制下。基於此，未來面對美「中」競爭的關係逐漸淡化，應檢討調整我國的戰略價值，提高與他國互信和互賴的情報共享機會，以為我國未來國家安全帶來創機造勢的新契機？是我國家未來重要的思考方向。

### 二、我應如何運用地緣戰略的優勢，繼續擔負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其掌控亞太地區情報之重要交流伙伴？

近年來亞洲各主要國家亦都跟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競相加強及調整對

---

註62 翁明賢，〈這是一個全球相互依賴的時代〉推薦序，高佩珊，《美中強權博弈：互賴理論之分析》（新竹市：交大出版社，2012年），頁26。



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致使亞太地區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國競逐舞臺。因我國地理位置特殊，位於中東石油運往東北亞和美國的海運航線中點，自然成為地緣戰略政治棋局裡的重要棋子。誠如阿基米德曾說過的：「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舉起整個地球。」。若能有效的把阿基米德「槓桿原理」和「力矩」的觀念運用在華、美以及中國大陸三方的局勢中，將中華民國作為美國在亞洲的情報前哨站（施力點）。據此，夾在兩強中的我國能否運用我地緣戰略的重要性，繼續擔負美國維持世界超級強國，掌控亞太地區情報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交流伙伴？

### 三、美「中」的未來競合關係對華美情報交流及對我國家安全之影響？

中國大陸逐漸強盛，意圖與美國尋求實施一種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運作關係；且美「中」雙方的軍事交流互動越來越頻繁升溫，這對華美情報交流的互動關係是否會因此改變？而為能確保符合我國當前利益與未來安全的需求，美「中」未來競合關係對我國家安全之可能影響為何？而我政府當局又該如何因應？殊值繼續研究與探討。

### 四、情報互賴共享為未來非傳統安全／非戰爭軍事行動的關注焦點：

邇來，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交織不斷。全球各地所面臨的安全環境已不同以往，因新型威脅已呈現多樣且複雜化。非傳統安全／非戰爭軍事行動類如「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機、伊波拉疫情、天然災害與人為災難等事件頻繁，對各國家的相關情報單位產生了嚴峻的衝擊與挑戰，也促使著國家間的情報勢必須朝向共享與合作發展。據此，可發現世界各國在非傳統安全／非戰爭軍事行動上，除了自己所掌握的情報外，也需依賴他國共享的情報才能防處相關安全問題，有效運用戰爭軍事行動或非戰爭軍事行動，打擊恐怖組織的攻擊或因應非傳統安全威脅，如執行救災及救援任務。綜上，可預見的是情報互賴共享在未來非傳統安全／非戰爭軍事行動已成為關注的焦點，其合作與交流發展空間令人期待。

國家安全不再是單純的內政議題，尤其在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新安全威脅及全球性的傳統安全的挑戰如伊波拉病毒、天然災害救援行動等，互信及互賴在各國之間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各國間迫切需要的是情報之合作、交流與共享，以掌握與擁有來自各方的各種資訊與情報，始能維護各國的國家安全。換言之，未來華美之間在沒有互信及互賴的情況下，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新安全威脅及全球性的傳統安全的挑戰，必然的亦是需要彼此交流與合作，以確保雙方各自的國家安全。

殷鑒於此，要如何扭轉我國的劣勢處境？具體而言，我國現在要做的除了與美



國的保持友好關係外，更應努力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及發展。在這極具挑戰的國際情勢以及中國大陸強權排擠下，除強力對外爭取我話語發言權，並積極的投(購)入高科技情報偵蒐與國防自主能力，提升我國戰場情報及武器裝備自製效能外；另，若我國能充份利用非官方性質的非政府組織從中進行情報交流、合作與共享，以深化我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日益重要之角色及地位，發揮我無法被取代之功能，以扭轉國際社會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或許將會是一個絕佳的發展趨勢，可有利於我國在中國大陸的壓力下，增進對外關係與國家安全，永續盟邦存在價值。然，此第三方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與地位運用殊值我政府審慎思考，以為我國未來國家安全帶來創機造勢的新契機。

---

## 作者簡介

空軍中校 藍碧玲

學歷：國管院85年班、情報參謀軍官班、空參院99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戰研所104年班碩士、經歷：補給官、化兵官、佳山基地洞庫運作科長、第455聯隊基勤中隊長，現任教準部基地訓練指揮部基勤中隊長。

助理教授 黃基禎

學歷：英國新堡大學(Newcastle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學位。經歷：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目前於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擔任訪位學者一年(至104年8月31日止)研究領域為網路安全戰略、中國戰略文化等。